

散文  
随笔

## 惜别

——草壮

明天，就要回内地了。离香港前夕，姐夫陪我到玛丽医院探望姐姐，特来向姐姐告别。我明白，这次是没有了再见的告别，心中充满了悲伤。

病房里静悄悄的，似乎时光停止了走动，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；灯光却有些昏黄，极像我此时的心境。我坐到了姐姐的床边，轻轻抚摸着她瘦削的双手，这双手曾经是那么的圆润，手掌也曾经是那么的柔嫩。我刚到香港时，亲人们全都充满着希望：煲来姐姐向来喜欢喝的汤，她也还能喝上几小口；小妹从泰国特意带来她从小就喜欢的柚子，她也能吃一点；与她说起昔日有趣的事儿，她脸上还出现难得的带着点苦涩的

微笑。姐夫说，这是病危以来的最好时光。然而，过不了多久，她的病情就急转直下，这几天已经是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了，我们也终于明白了，那最好时光，只不过是回光返照。我凑近姐姐的耳旁，轻轻地说：“阿姐，阿弟来看你，你听到了吗？阿弟明天就要回杭州去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啊……”没有反应，她依然在半昏迷之中。我继续抚摸着她的手，细听她微若游丝的呼吸，脑际有时是一片空白，有时又纷呈迭出昔日种种难忘的温馨场景。她偶尔也有含糊的一二声微微呻吟，然后，又慢慢进入深沉的昏睡之中；看来她并不显得十分的痛苦，面容也比较安详，这或许就是在弥

留之际，她留给亲人的一丝安慰吧！

姐姐很疼我，我刻骨铭心地记得，上世纪60年代初，国内困难时期，姐姐到香港不久，生活尚未安定，但她竭尽所能，时不时给我们寄来大大小小的各种包裹，从而一些要好的朋友，都知道我们姐弟情深的故事。我也还记得，小时候，家里很艰难，母亲也要和父亲一起，忙碌于全家的生计，有些家务就得由姐姐来承担，虽然她那时也不过十三、四岁。我在学校里学唱了儿歌：“月光光，月光光，胡桃树下洗衣裳，洗的衣裳真正白，打扮弟弟上学堂。”我就认为，歌里唱的就是姐姐，上学堂的弟弟就是我。姐姐对我很亲，她的无私的关爱，常常让我感动，时时难以忘怀！

最后的那时刻终将要来到，姐夫用手指指着手腕上的手表，示意我该是离开医院赶去红勘火车站的时刻了。我说我还想在姐姐床边再呆一会儿，叫姐夫先离开病房在走廊等我。我替姐姐理了理有些凌乱的稀疏头发，端详着她虽然清瘦，却还余留着年轻时美丽的面容，之后，我轻轻



握着姐姐不再柔嫩的手掌，一声声地轻声呼唤着她：“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！阿弟要走了，明天就要回内地了，你醒一醒，你听到了吗？阿姐……”我知道我这是徒劳的了，她已无法听到她亲爱的弟弟的最后告别，已无法张开眼睛再看一看站在她床边亲爱的弟弟；如果我此时能够嚎啕大哭，或许能释放一些心中的悲苦，但是我只是泪流涟涟，和低声的、压抑的抽泣，在离别的时刻，心中有难以言喻的不舍……

我一步三回头地走出病房，满怀离愁别绪，依依难舍离开了玛丽医院。我无法形容我心中的愁绪，无法控制我心中的彷徨。在巴士上，我给杭州家里发出一条短信：“珍，明天就要

回到杭州了。我和姐夫刚离开医院，现在在路上。我此刻很惆怅，很想你，很想你们，很想家。更想躺在医院里苦病的姐！”

我怀着一颗孤独无助的心，坐在巴士上，驰过繁华热闹的轩尼诗大道，驰过2009年5月6日香江万家灯火的夜晚……

【作者**草壮**，原名庄炳基，1940年出生于泰国。青少年时，曾有一些习作，发表于当地的华文报上。1956年回中国升中学；1962年就读杭州大学中文系；毕业后，在杭州的中等学校从事语文教学30余年。退休后，重拾年轻时的写作爱好，适时适量笔耕，谈说生活大小事，唱赞人间真善美。】

